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録卷四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列傳

清悟王弘少好學以｜｜知名家寶國器義康言于帝曰曇首既為｜｜又為｜｜王太保家法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循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為弘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後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美相眄接弘自領選

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于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丨丨丨丨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以上王弘傳

於揚列橋觀鬭鴨 王僧達坐屬疾而丨丨丨丨丨丨丨為有司所糾 躬自屠牛 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丨丨丨 受詞辯訟多在獵所 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乃戴面向天子 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丨丨丨丨丨丨 沒沒求活 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丨丨丨丨 放無處去已復還 何尚之已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有一老狗丨丨丨丨丨丨丨尚之失色 焚所坐牀 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

服詰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璦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璦之｜｜｜○以上王僧達傳

穰侯印豈可便解 王儉初授儀同王融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

漢武北伐圖 齊武欲北侵使毛惠秀畫｜｜｜｜融因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琊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 魏使宋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鄙製 融嘗為曲水詩序宋弁于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無以遠匹相如

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

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 弁曰

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于天下云云

照耀天下 融詣王僧祐遇沈昭畧未相識顧眄數四謂王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于扶桑入于暘谷｜｜｜｜誰云不知

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昭畧曰｜｜｜｜｜｜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為爾寂寂鄧禹笑人 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

車前豈可乏八騶 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傖楚 融晚節大習騶馬招集江西｜｜數百人並有幹用

音響如鐘 齊武崩西昌侯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竟陵王子良指麾｜｜｜｜

動迹驚羣抗言異類 孔珪劾王融文

荒傖 同上招納不逞扇誘｜｜

傾動頰舌 同上反覆脣齒之間｜｜｜｜之內

總髮 融答辭爰自｜｜迄將立年

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 融臨死歎曰｜｜｜｜｜｜｜｜｜｜｜｜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

舉體皆青 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時人以準膽破○以上王融傳

賜以名著 王微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陰陽卜筮之事宋文帝｜｜｜｜

深言塵外之適 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與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答書｜｜｜｜｜

此上不欺人 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微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非智者其孰能免之

尋書玩古 微常住門屋一間｜｜｜｜

唯當坐處獨淨 微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

以常所彈

琴置牀上微終遺令丨丨丨丨丨丨丨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如屏風屈曲從俗兄遠字景舒時人謂遠丨丨丨丨丨丨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以上王微傳當不作率爾人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背曰兒神明意用丨丨丨丨丨鳴笳列騶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每丨丨丨丨到其門候之殆不立冠帽僧祐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丨丨丨丨丨亭然獨立僧祐丨丨丨丨不交當世朝隱僧祐為著作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丨丨直是愛閑多病耳儉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丨丨丨丨丨丨揚眉闊步直轡高驅中丞彈僧祐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王僧祐傳性頗不儉王籍丨丨丨丨康樂之有王籍籍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

無愧色時人咸謂｜｜｜｜｜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擊節不能已已籍為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

笠傘覆面籍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

筆勢遒放籍又甚工草書｜｜｜｜益孔琳之流亞也〇以上王籍傳

有伎經門王瞻年六歲從師時｜｜｜｜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

精神明瞻王瞻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不廢簿領

三術梁武嘗稱王瞻有｜｜射碁酒也〇以上王瞻傳

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王沖為南郡太守故號平理｜｜｜｜｜｜｜｜〇以上王沖傳

風法沖嘗為子瑒辭中庶子文帝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于丞華者正欲使太子微有瑒｜｜耳〇以上王瑒傳

王

與馬共天下晉諺○以上論　素尚王曇首幼有丨丨　膏粱世德修復洛陽園陵曇首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丨丨丨丨乃能屈志戎旅　若但如下官門户何寄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大笑　手不執金玉曇首丨丨丨丨丨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　白獸幡銀字棨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丨丨丨丨不肯開　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曇首因乞吳郡文帝曰豈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神州豈合卧臨弘為揚州刺史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曰王公久疾不起丨丨丨丨丨丨○以上王曇首傳　難生慮表巫蠱事洩議廢立不決僧綽曰建立之事唯宜速斷不可使丨丨丨丨取笑千載　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曰庶人

始亡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上默然

世稱凶地

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僧綽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以上王僧綽傳

雖小已有棟梁氣

袁粲見王儉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捉燭

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帝慮朏難之乃取燭遣兒

吐所難吐

儉間言于高帝帝正色裁之儉曰儉蒙公殊眄所以｜｜｜｜何賜拒之深

賞其善據

儉領吏部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辛得職焉

珠簾綺柱

初宋明帝紫極殿｜｜｜｜飾以金玉

唯知誦書帝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彦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

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

不可忘拍張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悦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

以家為府儉領國子祭酒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

賔客滿席令史咨事｜｜｜｜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

巾卷儉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

解散幘儉作｜｜｜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仿効

江左風流宰相儉嘗謂人曰｜｜｜｜｜唯有謝安蓋自況也

車服塵素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為務｜｜｜｜家無遺財

手筆點裁儉｜｜｜｜為當時

所重○以上王儉傳

嬪王尚主 王騫諸女子姪皆｜｜｜｜有田四百頃而食

常不周 騫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以此為媿

侈於味而儉於服 騫性｜｜｜｜｜｜｜○以上王騫傳

孝童 王規八歲居母喪有至性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

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 簡文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云云實俊人也○以上王規傳

不能留心寒素 王暕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以上王暕傳

三世為國師 王承為國子祭酒父暕祖儉皆為此職｜｜｜｜｜前代未之有

門寒才俊 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

大小王東陽 申英指朱異門曰此中輻輳皆

為利往能不至者唯｜｜｜｜耳指紫胞王訓生而｜｜舉
承小東陽即承弟幼也○以上王承傳
動和韻僧正惠超見訓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爽徹
四郎眉目疎朗｜｜｜｜此是興門戶者
訓年十六召見文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訓見袁昂
德殿應對｜｜昂曰久藉
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後進
弟來昂謂諸助教曰｜｜｜｜｜｜｜｜
領袖訓文章為｜｜｜作彪子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
｜｜○以上王訓傳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
｜｜｜累十二博棊僧虔｜｜｜｜｜既採蠟燭珠作鳳
｜｜不墜落亦不重作
凰僧綽｜｜｜｜｜｜僧迹逾子敬僧虔雅善隸書
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宋文帝見其書
扇歎曰非唯｜｜｜｜魏元陽之射王汝南之騎僧虔退
｜方當器雅過之默少交

接袁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今
物莫之窺雖|||||||無以加焉
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僧綽為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
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撫我
以慈|||||||
|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掘筆書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
不敢顯跡大明世常
用||||
以此見容
此是烏衣諸郎坐處 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
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
曰||||||我亦可試為耳
玉屐玉屏風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塚者相傳
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
竹簡書青絲綸
又有||||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
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賭書 高帝素善書篤好
不已與僧虔||
臣書第一 賭書畢謂曰誰為第
一對曰||||陛

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又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帝大笑曰卿善為辭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梁齋儉既為朝宰起｜｜｜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弟書遂不減吾僧虔論書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同上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小兒輩賤家雞同上庾征西翼書少與右軍齊名在荊州與都下人書｜｜｜｜｜｜皆學逸少書小人幾欲亂真同上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張翼更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緊媚同上郗嘉賓草亞于二王｜｜其父天然縱放｜同上孔琳之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

羊欣後**小有意**同上范曄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耳**風流趨好**同上蕭思話書羊欣之影||||殆當不減筆刀恨弱**恨少媚好**同上謝綜書||||**辭**

制既雅筆迹又麗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為飛白屈**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負技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矣**取三國志聚**

置牀頭僧虔誡子書往年有意于史|||||||百日許復從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不受汝欺也**德素**同上吾在世雖乏||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

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同上于時王門中||||||||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何處復得下惟如王郎時耶**同上汝年入立境方

應從宦兼有室累｜｜｜｜｜｜｜｜｜｜｜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同上｜｜｜｜｜

｜｜寧知子弟毁譽事○以上王僧虔傳唯取素琴石硯王慈年八歲外祖江夏王義恭迎之

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及孝子圖而已內潤袁淑撫王慈背曰叔慈｜｜也如雞

之比鳳謝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

人｜｜｜｜｜超宗狼狽而退○以上王慈傳不取自當得賜王泰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

棗栗于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手所抄寫二千許卷泰少

好學｜｜｜｜｜｜｜｜｜｜王有養炬謝有覽舉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歎

賞沈約常曰｜｜｜｜｜｜｜｜｜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以上王泰傳所訟地遂為閑田

王志為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吴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

取庭樹葉挼服之

梁武軍至城内殺東昏百寮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

書聖

志善稾隸當時以為楷法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

馬糞諸王

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賓客游其門者專益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為長者〇以上王志傳

芍藥賦

王筠十六歲為｜｜｜其詞甚美

額類袁公

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吾得比蹤昔人何所

多恨筠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僕雖不敏請附斯言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遲暮復逢於君草木十詠約于郊居閣齋請筠為｜｜｜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嘗恐人呼為霓約置郊居賦示筠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霓應五的反也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次至墜石磓星及氷懸埳而帶坻皆擊節稱贊約曰｜｜｜｜｜｜｜｜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能用強韻筠又｜｜｜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晚來名家約嘗啟上言曰｜｜｜｜無先筠者圓美流轉如彈

凡又嘗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
眺常見語云詩｜｜｜｜｜｜近見其數首方知

此言
為實
好芒屩兩舫
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
資有｜｜｜｜｜他物稱是
所乗牛

飼以青草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
麁鄙｜｜｜嘗｜｜｜｜
不覺筆倦
筠自序
云余少

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
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
三過五抄
同
上

幼年嘗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諷詠嘗為口
實廣畧去取凡｜｜｜｜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
山海經本草嘗再抄
子史諸集皆一遍
未嘗倩人假手
同上｜｜｜｜｜
｜並躬自抄録

累葉有文才
筠嘗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
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
名德

重光
同上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
世耳非有七葉之中｜｜｜｜爵位相繼人人有

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嘗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〇以上王筠傳

三真六草 王彬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為天下寶〇以上王彬傳

歎悒 王寂性迅動讀范滂傳未嘗不||

膏粱年少 建武初寂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〇以上王寂傳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 晉孝武崩王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珣歎美〇以上王誕傳

縛諸庭樹 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〇以上王偃傳

嚴妬 宋世諸主莫不||

妬婦記 明帝使近臣虞通之撰|||

輶蔽 江斆讓婚表顧審||伏用憂惶

寒門悴族 同上臣|

丨丨丨荊釵布裙同上丨丨丨丨足得成禮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同上凡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于北堦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害于矇叟殷冲幾不免于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隅于閨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掃轍息駕廢筵抽席同上而令丨丨丨丨無闇

門之期丨丨丨丨絕接對之理姆妳爭媚尼媪競前同上丨丨丨相勸以嚴丨丨丨相詔以急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同上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于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名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丨丨丨丨丨丨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同上至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少婢

奔送醜老叢來 同上又聲影纔聞則｜｜｜｜裙袂向席則｜｜｜｜左右整馭以疑寵見嫌賓容未冠以少容致斥 毁族淪門 同上必將｜｜豈伊身責 吞言咽理 同上｜｜｜｜無敢論訴 燕雀微羣得保叢蔚 仝上伏願特賜蠲停使｜｜｜｜｜｜刋

膚剪髮投山竄海 同上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以上王藻傳

湯定不可澆雪 王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其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大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曰｜｜｜｜｜懋面洞赤唯大耻愧

精白鮑美鮓饔肶 懋後往超宗處設｜｜｜｜｜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鶩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憤言于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

虎象來格 時有猛獸

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帝大悅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瑩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

六鑄而龜六毀 瑩將拜印工鑄印｜｜｜｜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蕭玉誌 王實尚梁武帝安吉公主｜｜｜○以上王瑩傳

中才寒士 王華謂文帝曰徐羡之｜｜｜｜○以上王華傳

不辨菽麥 王琨父懌｜｜｜｜時人以為殷道矜之流

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 南土沃實在任者多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琨無所取

攀畫輪獺尾 順帝遜位百寮陪列琨｜｜｜｜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

既不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

傳酒行炙悉皆內妓

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動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

設酒不過兩盌

琨儉于財用｜｜｜｜｜｜輒云此酒難遇

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

｜｜｜｜｜｜｜｜｜｜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以上王琨傳

後來秀令

王惠幼而夷簡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鄗宗之美也

惟覺逢人耳

會稽

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萬頃陂**靈運博辯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焉**不以沾濡而改**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惠為吏部尚書未嘗接客｜｜｜｜｜｜｜｜｜｜｜及去職封印如故**何用食為**惠兄鑒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其標寄如此○以上王惠傳**玉卮無當**王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晝首常云舊玉亦是｜｜｜｜｜耳**公應以淡退求之**江夏王義恭謂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未可以文案責也○以上王球傳

哺歡亦復可觀袁粲見王景文歎曰非徒風流可悅乃｜｜｜｜｜垂綸者清

故不獲貪餌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衆皆稱善

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明帝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謡言曰｜｜｜｜｜｜｜｜｜｜｜一士指景文弓長指永也

淩霄駕鳳明帝答景文詔袁顗圖避禍于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

金木纏身同上駱宰逢義嘉染罪｜｜｜｜性命幾絶

此酒不可相勸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碁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碁思行爭刼竟歛子内奩畢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酒至酌謂客曰｜｜｜｜｜｜｜自仰而飲之○以上王彧傳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王蘊欲以將領

自奮撫刀曰｜｜｜｜｜｜｜｜○以上王蘊傳

以針畫漆合盤為書王奐為雍州刺史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不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于獄｜｜｜｜｜｜｜｜報家稱枉令啟聞○以上王奐傳

近忘墳柏奐誅其子肅奔魏屢引魏人至邊肅叔份嘗侍坐武帝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

朕為有為無武帝嘗于宴席問羣臣曰｜｜｜｜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虛為無帝稱善

善占吐王銓美風儀｜｜｜

玉昆金友銓弟錫時人以銓錫二王可謂｜｜｜｜○以上王份傳

掩扉覃思王錫年二十四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室宇蕭然

隔簾趨倚諸子溫清｜｜｜｜銓所尚永嘉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覲之○以上王錫傳

一鱗不獲王固嘗聘魏魏人以南人嗜魚

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呪之遂丨丨丨丨〇以上王固傳

芳聲籍甚 景文弱年立譽丨丨丨丨

方驂並路 與袁粲羣公丨丨丨丨〇以上論

令王 王敬弘除廬陵王師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丨丨

讀之正自不解 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丨丨丨丨丨

彈棊發八勢 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溫謂之丨丨丨丨丨

左右嘗使二老婦女 敬弘丨丨丨丨丨丨丨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襬飾以朱粉

正熱不堪相見 敬弘女嫁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丨丨丨丨丨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于他室

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敬弘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求

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未嘗教子
朝請無限故無競｜｜｜｜｜｜
孫學問敬弘｜｜｜｜｜｜｜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
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以上王敬
弘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人問其故答曰
傳珍阜此郡沃壤｜｜｜日至人所味者財財生則禍逐
山資已足又曰吾｜｜｜｜豈恐富時人以為王晉隱
可久留以妨賢路平｜｜求歸
業秀之除吳興郡｜｜所在心居宇穿漏王延之清貧
願為之○以上王秀之傳｜｜｜｜褚
彥回以啟宋明帝即勅不送不迎宋德既衰齊高帝輔
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政人懷彼此延之與
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王謝為一雙阮何為一雙宋
語曰二王居平｜｜｜孝
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阮
韜何偃｜｜｜常充兼假○以上王延之傳繼美吳

隱王鎮之為廣州都督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
將｜｜｜｜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蕭然去官
之日不風馬不接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謙要王
異初至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别必在有
情下官與殷｜｜｜著貂裘採藥敬弘常解｜｜與亦自
｜｜無緣扈從弘之即著以｜｜
不得得亦不賣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
常垂綸于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
得魚賣不弘之曰｜｜｜｜｜｜日夕載
魚經上虞郭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隱約窮
岫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豊山水是以江
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自始迄今義唐同上既遠激貪厲競
阮萬齡辭事就閒纉成先業同｜｜
同上亦｜但恨短筆不足書美弘之卒顔延之欲為作誄
｜｜｜與其子曇生書曰君家

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三素望

阮萬齡袁豹江夷相係為孟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頗有素情萬齡家在會稽剡縣｜｜｜｜｜○以上王鎮之傳

出塗巷採聽異言明帝嘗遣腹心左右陳世範等｜｜｜｜｜

一門義王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齊前柏樹變成梧桐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見屋桷子悉是大蛇晏未敗前｜｜｜｜｜｜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明帝時敕｜｜｜｜｜｜｜｜｜｜王詡與陰元智並以畜伎免官○以上王晏傳

素對王思遠為建平王景素主簿景素誅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

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筭總訪求丨丨傾家送遣**方暾粥未暇此事**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凡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凡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形儀新楚乃與促膝**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織垢方便不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唐突卿宰**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丨丨丨丨便復憶見思遠○以上王思遠傳

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王韶之家貧好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曰耕**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丨丨耳

詔黃王韶之領著作西省凡諸丨丨皆其辭也○以上王韶之傳

餅一甌王悅之少

厲清搽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見兩烏衣人捶之 悅之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撿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姦竊者衆悅之按覆得姦巧甚多于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以上王悅之傳

青箱學 王彪之子納之孫准之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

唯解彈事耳 王准之為御史中丞自彪之至准之凡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卿｜｜｜｜准之正色曰猶差卿世載雄狐○以上王准之傳

几案塵黑 王逡之衣裳不澣｜｜｜年老手不釋卷○以上王逡之傳

蛀賦 王素隱居不仕山中有蛀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以自況○以上王素傳

淮流竭王氏滅 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以上論

莫知

津逗　王懿與慕容垂戰敗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懿曰漢已食未懿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懿衣因渡水後懿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上王懿傳

供一身一月十萬　到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

陳玉珠　撝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貶素　後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撝由是更以｜｜自立

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　陳顯達起兵拒沈攸之到遁以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須臾而滅明日遁死問至

早青瓜　齊武與到撝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與武帝對剖食之武帝又數游撝家懷其

舊德至是一歲三遷○以上到撝傳

為二百字三刻便成 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到沆｜｜｜｜｜｜其文甚美○以上到沆傳

蘭臺聚 梁天監初任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游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

絕塵到 陸倕贈昉詩云既有｜｜｜復見黃中劉到則溉洽兄弟也

求二衫段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脫帽與之 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於是密敬事焉

尚有餘臭 何敬容謂人曰到溉｜｜｜｜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識

虛室單牀 溉性儉率不好聲色｜｜｜｜旁無姬侍

冠履十年一易 漑丨丨丨丨丨丨朝服或至穿補

懸風槌 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綦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丨丨丨丨當時以為笑樂

奇礓石 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丨丨丨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馬石即移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每月三致淨饌 武帝丨丨丨丨到漑丨丨丨丨

鳴騶枉道 漑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及卧疾門可羅雀惟三人每歲時丨丨丨丨以相存問致酒極歡而去

讀經贊唄 漑遺令薄葬便屏家人請僧丨丨丨丨

手屈二指 漑卒顏色如恒丨丨丨丨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夢懷鏡 到鏡初在孕其母丨丨丨及生因以名焉作七悟文甚美

定是才子 漑孫藎早聰慧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藎丨丨丨丨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

蓋後溉每和御詩上輙手詔戲溉曰得毋貽厥之力乎可假之於少蓋帝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以上到溉傳

日下無雙到洽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嘗訪洽于田舍歎曰此子｜｜｜｜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武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嘗竊議｜｜｜｜｜｜｜未嘗旁膝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伏深歎之○以上到洽傳

耿正到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以上到仲舉傳

長柯斧王玄謨攻滑臺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以上垣護之

傳不負飲食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乎自可相拍手笑殺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説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曰今京師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大蹄馬榮祖曰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在近急便作計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桓榮祖善彈登西樓見｜｜｜｜｜｜｜｜｜｜于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動足下牀蒼梧欲危害齊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榮祖諫曰公今｜｜｜｜使恐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以鐵為書鎮如意高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相｜｜｜｜｜｜甚壯大以備不虞○以上垣榮祖傳以蒲戲取之孝武末年

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奉獻又｜｜｜｜｜要令罄盡乃止

被貶刺史 垣閎為益州刺史送獻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于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以上垣閎傳

水中一旦忽生洲 張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 興世父仲子興世欲奉往襄陽受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先人必當驚怖 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興世減撤而行○以上張興世傳

性怯畏馬無力牽弓 張欣泰不以武業自

居年十餘詣褚彥回彥回曰張郎弓馬多少答曰|||||||彥回甚異之

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欣泰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或啟武帝帝曰||||||||||

負弩射雉

欣泰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恣情閒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以上張欣泰傳

兩世無渭陽情

陳郡謝重王胡之外甥也于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于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以上袁湛傳

道艶

袁淑文采||

生出彪口

前廢帝時袁顗慮禍求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曰襄陽至惡豈可冒耶顗曰白刃當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

呼取飛燕

顗起兵及劉胡叛走顗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以上袁顗傳

不能與佞人周旋

皇太

子冠上臨東宮與顔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蒲袁粲勸師伯酒師伯不飲粲因相裁辱曰｜｜｜｜｜｜

｜席門常掩三徑裁通袁粲妙德先生傳揚子寂寞嚴叟沉冥

同上狂泉粲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

火艾針藥同上于是共執國主療其狂疾｜｜｜｜莫不畢具國君不勝其苦于是酌狂泉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

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丹陽郡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昨飲酒

無偶聊相邀耳 粲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丨丨丨丨丨丨

負磚 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丨丨丨丨丨丨丨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輙涕泣彌日

談客 粲閒居高卧一無所接丨大丨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㲦狗 粲據石頭事泄死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丨丨丨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噬殺靈慶此狗即袁郎所常馳也〇以上袁粲傳

迅寒急節 袁彖苟蔣之兄弟議夫丨丨丨丨乃見松筠之操

金柄刀子剪爪 彖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丨丨丨丨丨丨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怒

貴囚 彖被繫東冶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丨丨數日因與朝臣幸冶勑見

豪與語明日釋之**楊畔歌**何澗為文惠太子作丨丨丨**側麗**詞甚丨丨太子甚悅哀廓之為太子洗馬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響○以上袁彖傳

以淚洗所題漆字顗敗傳首建鄴藏于武庫以漆題顗名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丨丨丨丨丨丨丨皆滅人以為孝感

乾蔭昂幼孤為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答書曰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丨丨

華曠同上開拓房宇處以丨丨

縳衣著棺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丨丨丨丨丨誓同沈溺

滕袒昂答梁武帝書自承麾旆屆止莫不丨丨軍門

顛狽昂謝除臨川王參軍啟摳衣聚足丨丨不勝

賒形於耐罪之族同上未有緩憲于斯戮之門丨丨丨丨丨丨

風驅電掩同上仰屬龔行丨丨丨丨

新粲同上猶當

降等丨丨乃斂骨吹魂濯疵蕩穢同上丨丨丨丨還編遂頓釋桔鉗黔庶丨丨丨丨入楚

游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同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昂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丨丨丨丨丨丨帝曰士固不妄有名○以上袁昂傳小人如失主

犬丨馬仙琕初不降檻送建康梁武勞之謝曰丨丨丨丨丨丨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帝笑而美之○以上馬仙

琕傳袁家故為有人袁憲嘗陪宴承香閣賔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以上袁憲傳鼇鼇浮華剪罰遊惰孔靖為會稽內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是境內肅清

獻乾薑孔琇之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丨丨丨二千斤齊武帝

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歎息○以上孔靖傳

沛國劉顯執孔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多營

麥飯以荷葉裹之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陳武䝱日決戰乃令奐｜｜｜｜｜｜｜｜｜信宿之間得單船臨郡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衣饘數萬裹

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一有潘陸之華具奐以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却之

無園綺之實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奐曰江｜｜｜｜而｜｜｜｜輔𠛂儲貳

竊謂非才○以上孔奐傳

嗣功龜貝孔琳之駁廢錢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上孔奐傳

濕轂薄絹同上巧僞之人以｜｜｜｜竟｜｜以要利歷代不廢者也

制｜｜｜以充資○以上孔琳之傳

一月二十九日醉孔覬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蓬首緩帶覬｜｜｜｜風貌清嚴○以上孔覬傳

因愚習惰殷道矜幼而不慧詔曰道矜｜｜｜｜久妨清序可除散騎○以上殷景仁傳

清言畢景殷臻有名行袁粲褚彦回並異之每造一公之席輙｜｜｜｜○以上殷淳傳

蔡家佳兒會稽郡闕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何關人事

褚佛帝曰可用｜｜佛褚淡之小字也

一面之款褚裕之為廣州刺史還至都｜｜｜｜無不厚加贈遺○以上褚裕之傳

著芒屩於齋前習行褚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

鬚髯如戟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名彦回西上閤宿十

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何無丈夫意

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

明帝嘗曰褚彥回能｜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欲使著黃羅䌫

明帝疾篤馳使吳郡名彥回欲託後事彥回至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卿｜｜｜｜｜蓋乳母服也

鰒魚三十枚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彥回｜｜｜｜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褚公眼睛多白

袁粲曰｜｜｜｜｜

丨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

願以鄙心寄公之腹粲謂彥回曰國家所賴唯公與劉丹陽及僕耳願各自免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

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在東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可憐石頭城于時民間為之語曰丨丨丨丨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彥回少時嘗篤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差其一年四十八而卒

幢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制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丨丨自彥回始也○以上褚彥回傳

騎水牛出弔彥回子賁與弟蓁居墓下及王儉甍乃丨丨丨丨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以上褚賁傳

古樹枯死更生枝葉褚翔為義興太守有善政郡西亭有丨丨積年丨丨翔至郡忽丨丨丨丨

空中彈

指異 翔少有孝行母病篤詣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及旦疾遂愈○以上褚翔傳

白淪雞子 褚澄善醫術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胗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夜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如前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以上褚澄傳

不當是一名士耶 齊建元初彦回拜司徒其從兄炤曰門户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以上褚炤傳

黄紙帽箱 褚炫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以冠劍左右常捧一｜｜｜｜風吹紙剥殆盡

以為質 炫病無以市藥｜｜｜｜｜○以上褚炫傳

全丁大户 褚玠為山陰令時｜｜｜｜類

多隱沒玠悉搜括增八百餘戸**種蔬菜以自給**玠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二百斛於是還都**自潤脂膏**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中口入腹**玠善騎射嘗從侯安都于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甚有直繩之稱**玠為御史中丞｜｜｜｜｜｜｜｜〇以上褚玠傳**方梗閑素**廓以｜｜｜｜｜為武帝所知**三年不櫛沐**蔡廓遭母喪性至孝｜｜｜｜｜**我不能為徐千木署紙尾**廓被徵為吏部尚書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遂不拜千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録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裁轉背便賣惡於人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傳亮率百官奉迎廓病不堪前進謂亮曰營陽在吳宜厚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時亮已與徐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書求夏服廓奉兄軌為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廓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須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平世三公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以上蔡廓傳可不入非類室興宗方四歲其父廓與人書曰小兒神氣似|||||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

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執有
愧色謂其子没曰||||||||詳
練清濁孝武謂興宗曰卿||||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贍送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
州親戚故人無敢||是何天子興宗每奏選事戴法興巢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
于朝堂謂義恭及顏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
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意以
避悠悠之請謁耳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
曰公關門謝客||||
||||身非有求何為見拒封畧山湖會稽多諸豪右||||妨人
害政興宗皆以法繩
之○以上蔡興宗傳躡屐不改齊明帝録尚書輔政百寮脫屐到席蔡約||
|禮度之門明帝謂江祏曰蔡氏是|||
||故是可悅○以上蔡約傳不飲郡井

蔡樽在吳興｜｜｜｜自種白莧紫茄齊前自｜｜｜｜｜｜以為常餌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樽嘗奏用瑯琊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帝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向何聾今何聰帝嘗設大臣麵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麵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筯執筯曰爾帝曰卿｜｜｜｜｜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以上蔡樽傳小室賦蔡凝著｜｜｜以見志○以上蔡凝傳高風素氣自廓及凝年移四代｜｜｜｜無乏于時○以上論

南史識小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録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南史識小録卷五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列傳

珍新 何叔度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

此是送吏部郎耳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及至郡具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非關何彦德也

南學 尚之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諸名士慕道來游謂之｜｜

小人常日曝背 文帝造華林園盛暑役人尚之諫上不許曰｜｜｜

丨丨丨此不足為勞

剪鑿 文帝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多盜鑄多丨丨古錢以取銅

真隱傳 尚之致仕於方山不能固志袁淑乃録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丨丨丨以嗤焉

鹿皮帽 尚之在家常著丨丨丨

君乃真猴 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丨丨丨丨

官當圖人 有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丨丨丨丨人安得圖官○以上何尚之傳

蟬雀扇 宋孝武賜何戢丨丨丨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妙絶○以上何戢傳

不簪不帶 何點遨遊人間丨丨丨丨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

乘柴車躡草屩或丨丨丨丨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世以點為大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游俠處士 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重其通號曰丨丨丨丨

腰帶減半點兄求亦隱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於二年｜｜｜植花於家側從弟遁以東離門園居之園有卞忠貞墓點｜｜｜｜｜每飯必舉酒酹之望塵不及望岫息心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吾當｜｜｜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授丸一擿夢中服之點少時常患渴利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自此而差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于是悲慟不能禁乃欲臣老子梁武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仍下詔拜為侍中捋帝鬚曰｜｜｜

丨丨辭病不起

○以上何點傳

縱情誕節何脩丨丨丨丨時人未之知也惟劉瓛周顒深罷之祭

酒朱服脩单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丨丨丨丨

自此始也何氏三高求點並栖遁脩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脩為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丨丨丨丨月

食四斗米不盡梁武遣王杲之徵脩脩曰吾年已五十七丨丨丨丨丨丨何容復有宦情

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脩反謂王杲之曰卿何不遣傳詁還朝留與吾游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卿而始何必有例

即林成援因巖為堵脩於秦望山起學舍丨丨丨丨丨丨丨

瑞室頌初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脩脩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脩室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乃命記

室鍾嶸作｜｜｜刻石以旌之**紅鶴**脩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明珠柱**又於寺內立｜｜｜乃七日七夜放光**眉目內闕獷殼外緘**脩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蠏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于屈申蠏之將糖跡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慙混沌之奇｜｜｜｜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晨鳧夜鯉**周顒與脩勸令食菜書至於｜｜｜｜不能不取備屠門**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同上○以上何脩傳**復見衛杜在目**何炯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覩此子｜**豬蹄湯**炯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炯以有

肉味不服○以上何炯傳**遥遥華胄**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一容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𥨊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容曰||||○以上何昌寓傳**衣帶如繩**梁武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欲何所縛**膠清刷鬢**何敬容常以||||||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苟既奇大父亦不小**何敬容拙於草隸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輕薄才**蕭琛子巡有輕薄才**樊籠之糧**會稽謝郁與敬容書曝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不顧||||○以上何敬容傳**洗閤取譏皮冠獲誚**尚之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貞粹之地**同上||||高人末之全許○以上論**張氏五龍**張裕子演鏡永辯岱俱知

名時人謂之|||〇以上張裕傳棊坐齊割張永與士卒同甘苦朝廷給賜脯饈必|||手自頒賜〇以上張永傳大至張岱為東遷令吳興太守殷沖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栖遲下邑然名罷方顯終當||美錦不宜濫裁齊髙帝欲用張恕為晉陵郡岱曰|||||〇以上張岱傳一生不解作諾張緒遷侍中私謂客曰|||||吐納風流緒||||聽者皆忘飢疲此楊柳風流可愛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以張緒當年風流頓盡從弟融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〇以上張緒傳放紲脫韝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

乃勞乎穀巾葛帔王儉方聚親賓充｜｜｜｜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霖霞韜晦充與王儉書頃日路長｜｜｜｜涼暑未平想無虧攝鐮採同上充幸以漁釣之閒｜｜之暇引軸同上時復｜｜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峭聳霜崖峯橫海岸同上介然之志｜｜｜｜確乎之情｜｜｜｜影纓綴組同上至如｜｜天閣既謝廊廟之資｜｜雲臺終愧衣冠之秀氣岸情塗同上實由｜｜疎凝｜｜猖隅長羣魚鳥畢景松阿同上王沒桂掩同上雖復｜｜於訪珪之辰｜｜於搜芳之日驚巖吐海同上若夫｜｜罩日｜｜逢天桂蘭綺靡同上｜｜｜｜叢雜于山幽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飛竿釣渚同上至於｜｜｜｜濯足滄洲獨浪煙霞同上｜｜｜｜高卧風月每至西風何嘗不歎同上

欝然千里路隔江川｜｜｜｜｜｜｜｜孤松獨秀同上可謂德盛當時｜｜｜｜者也披聞見掃心胸同上是以｜｜｜｜｜｜述生平論語默通夢交魂推襟送抱同上所可｜｜｜｜｜｜者唯丈人而已○以上張充傳出手得盧劉彥節有興圖弟遐為吳郡高帝密遣卞白龍令張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矣未能遣此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訊其良暮畜伎瓌曰吾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復一存唯｜｜｜｜耳○以上張瓌傳句句嗟稱無字不善張率年十六作詩已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率為待詔

賦奏之手勅答曰|||||||||||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以禮律為意

武帝引見率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便是其人

赤龍駒

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

事在牒中

率居職務未常留心簿領及為揚州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

雀鼠耗

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以上張率傳

袖提帝首衣染天血

武帝嘗於壽樂殿內宴張稷醉後多怨詞帝時亦醉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如卿兄弟有何名稱○以上張稷傳

斑衣受杖

張嵊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

至敷百收泪歎然性不耐雜張敷遷江夏王義恭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以上張嵊傳

棃是百果之宗張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棃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棃答曰｜｜｜｜｜樝何敢比也○以上張敷傳

祭必以鄉土所産張沖父邵遺命｜我｜｜｜｜｜｜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輙流涕薦焉

塵劾東昏使沖拒西師竟陵太守房僧寄謂沖曰下官未荷朝廷深恩實荷先帝厚澤樹其蔭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沖深相許諾○以上張沖傳

高讃魏太武南征江夏王義恭鎮彭城軍食不足或欲趨歷城或欲奔鬱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可至下官敢不｜｜

求甘蔗及酒魏太武遣蒯應｜｜｜｜｜孝武遣人送酒一䍐甘蔗百挺求駱駝

致螺盃雜粽

魏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南土所珍 借博具 太武復令李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 九種鹽 太武又送氊及｜｜｜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啖 求黃甘安石榴 太武又｜｜｜｜｜｜暢答曰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 何為着屩 孝伯謂暢曰君南土膏梁｜｜｜｜暢答孝伯曰膏梁之言誠為多愧但 音韻詳雅 ｜｜緩服 以不武受命戎陣之間不容｜｜ 風儀華潤 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 洗黃閣 何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 燒臂照佛 張淹為東陽太守逼

郡吏｜｜｜｜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以上張暢傳

白鷺羽麈尾扇 張融弱冠有名同郡道士陸修靜以｜｜｜｜｜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注𩒺百錢 新安王子鸞母殷淑儀薨四月八日建齋灌佛僚佐𩒺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

乾魚肉脯 融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自可還其本鄉｜｜復何為者哉

但恨不道鹽耳 融為海賊以示顧覬之覬之曰御此賦實超玄虛｜｜｜｜｜｜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求丞求郡求郡求丞 融家貧欲祿與叔永書曰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又大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政以｜｜不得所以｜｜｜｜｜不得亦可復｜｜

風止詭越 融｜｜｜｜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

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怍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

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融曰｜｜｜｜｜｜｜

亦恨二王無臣法 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

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融常嘆云不恨我不見古人｜｜｜｜｜｜

都自非是 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其為異如此

革帶至髀 王敬則見融｜｜寬殆將｜｜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陸處無屋舟居無水 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

權牽小

船於岸上住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上大笑方摇食指半日乃息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牛被融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縁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吊之悉脱衣以為賻披||而返自當凌雲一笑融卒遺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三千買棺母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融問律自序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張氏||||||||||||鬼請為芻人按穴鍼之徐秋夫工醫術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言某患腰痛

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秋夫如言為灸針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俄不見

五絕皆出錢唐

宋文帝云天下有||而|||||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摹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從癰

薛伯宗善||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便起一瘤如拳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汁斗餘樹為痿損〇以上張融傳

和鵲

雖古之||何以加茲〇以上論

如廁產之

范曄母||||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上歌既畢曅亦止弦

曅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曅偽若不曉上嘗宴飲歡適謂曅曰我欲歌卿可彈曅乃奉旨|||||

故為拙行

孔熙先密奉義康謀逆欲引曅無因結謝綜以通曅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以物輸之

去白日之昭昭襲長

夜之悠悠 曄入獄後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循覽悽然

乾笑 曄詣市妻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丨丨云罪至而已

取地土及果皮以擲 子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曄呼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麝本多烈 曄撰和香方以比類朝士丨丨丨丨丨比庾仲文

零藿虛燥 同上丨丨丨丨丨丨比何尚之

詹唐黏濕 同上丨丨丨丨比沈演之

棗膏昏鈍 同上丨丨丨丨丨比羊玄保

甲煎淺俗 同上丨丨丨丨丨丨比徐湛之

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曄與諸生姪書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筆勢縱放實

天下之奇作同上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不及六夷諸序｜｜｜｜｜｜｜｜

｜體大思精同上自古｜｜｜而｜｜｜未有此也何患不出雲霞之上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熈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熈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得不作賊尚之曰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采候時而振羽翼｜｜｜｜｜｜｜若熈先不藴文采自棄于污泥終無論矣○以上范曄傳

雜語荀伯子性通率好為｜｜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貧道如皆能為荀昶子萬秋用才學自顯昶謂釋慧林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以上荀伯子傳

歲讀五經一徧徐廣年過八十猶｜｜｜｜｜｜

賴有著述流聲於後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

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宜以為恵紹不與

竊書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〇以上徐廣傳

繞床大叫聲聲相續劉毅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于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毅舅鄭鮮之大喜徒跣｜｜｜｜｜｜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〇以上鄭鮮之傳

其形雖弱其文甚壯武帝勅裴子野為移魏文目曰

｜｜｜｜｜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

｜｜｜｜飯麥食蔬子野信佛教終身｜｜｜｜

羨道列誌子野卒湘東王為之

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自此始焉○以上裴子野傳

銀裝箏　何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承天奉表陳謝上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以上何承天傳

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沈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　遜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以上何遜傳

人惡俊異世疵文雅　徐羨之等疑顏延之為同異少帝時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

振其罄匱　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

酒店裸袒挽歌　文帝嘗名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了不應對

其狂不可及　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延

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此人醉甚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

可畏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馬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

謂之顛彪延之性既褊急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

|獨酌郊野延之||||當乘羸牛車其自適旁若無人竣既貴重權傾一時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據鞍索酒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平生不喜見要人延之嘗謂竣曰||||||||今不幸見汝

遲速懸絕延之謝靈運齊名而|||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

初發芙蓉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

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繢滿眼

委巷中歌謠耳　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方當誤後事○以上顏延之傳

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顏竣容貌嚴毅謝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相繼領選事人言｜｜｜｜｜｜｜｜｜｜｜｜｜｜｜｜

來子錢　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摹效之無輪郭不磨鑢謂之｜｜｜

鵝眼綖環　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錢劣于此者謂之｜｜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禁餳　時歲飢竣上言｜｜｜一月息米近萬斛

街談道說　庾徽之彈顏竣文｜｜｜｜｜非復風聲○以上顏竣傳

幾作盧　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

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
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以上顏師伯傳

膏雨迎夜清景麗朝

孝武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
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乙
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
｜｜｜｜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

恨不得鞭其面

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
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
樹下風雨驟至王景文曰卿可以言矣俄而白入雉場
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上怒曰卿欲效顏竣耶
顏竣小子｜

每與人異亦何可久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
｜｜｜｜｜令沈醉懷文素不飲
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
｜｜｜｜｜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
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以上沈懷文傳

情哀貌苦

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

腰

鼓兄弟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謂之｜｜｜肌分骨散沖母孔氏居東鄰家失火
疑為人所焚大呼曰吾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赤
有善者方恐｜｜｜｜何但焚如○以上沈沖傳
米白鹽綠葵紫蓼王儉謂周顒曰御山中何所食顒曰｜｜｜｜｜｜｜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周妻何肉何胤
亦精信佛法無妻文惠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胤顒曰
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顒曰｜
｜｜｜華辯顒轉國子博士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以上周顒傳不嘗食薑裴子
野言從米｜｜｜｜周捨應聲曰孔稚不徹裴乃不嘗以荻為障捨性儉素雖華堂廣廈閨閣重
遂捨居之則塵埃積滿｜｜｜壞亦不修○以上周捨傳醜而不陋吃而能談周弘

正｜｜｜｜｜｜｜｜｜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著紅褌錦絞髻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踞門而聽

折標取

帛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

有才無相

弘正嘗自稱｜｜｜｜

｜公可坐吾膝上

王僧辯東討元帝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果先至僧辯歡甚曰我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

著犢鼻衣朱衣

弘正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

彫荒

元帝諸臣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已極蕪王氣已盡〇以上周弘正傳

若蜂腰矣

周弘正弘讓弘直並知名弘直

氣調高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棺内唯安白布手巾麄香爐而已弘直遺命氣絶之後便買市中現棺但下見先人必須悩悦或逢善友又須香煙｜｜｜｜｜｜｜｜｜｜○以上周弘直傳

炙車鏊

義真居武帝憂使帳下倫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帳下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湛正色曰公不當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同管喉脣

湛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悦及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恐後世難繼

看日蚤晚

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蚤晚慮

其當去比入亦｜｜｜｜處其不去湛**如意人無處不**

小字斑獸故云劉斑也〇以上劉湛傳

可為適 劉毅家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營一游甚難君｜｜｜｜｜｜｜｜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

子鵝殘炙 悅廚饌甚盛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豈能以｜｜見惠悅又不答〇以上庾悅傳

拭席洗床 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

白檀牽車 仲文頗通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仲文｜｜｜｜常自乘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 仲文令史諮事因留停宿為有司所奏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

閉臥紫

闥何尚之請黜仲文曰若赫然發憤顯明憲法陛下便可｜｜｜｜無復一事也塵累日月又曰仲文恒｜｜｜｜未見一毫增輝政有佳驢耳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嫁女銅爐仲文就劉道錫索嫁｜｜｜｜｜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女具得｜｜｜｜｜｜｜等令奴酤酃酒｜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又｜｜｜物不可勝數仲文在尚書中｜｜｜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上問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利其百十〇以上庾仲文傳有十萬人仗以孔氏為司馬顧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隆安初王廞于吳中作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〇以上顧琛傳常於床上行脚啟劉隙著顧覬之不欲與啟景仁久

接乃辭脚疾免歸每**晝日垂簾**覬之為山陰令山陰劇
夜｜｜｜｜｜｜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
休事猶不理覬之御繁以約**御乃復以忠義笑人**嘗於
縣無事｜｜｜｜門皆閒寂文帝
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御南人**未嘗**
恇怯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
低意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顧建康**顧憲之為建
｜｜｜○以上顧覬之傳康令甚得人
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除祟**憲之為衡陽內史土
為｜｜｜謂其清且美焉俗山人有病輒云先
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藏疾納涔**憲之駁增埭
名為｜｜憲之曉喻風俗遂改稅議｜｜｜｜
務詳**略其毛目**同上舉其綱
寬簡｜｜｜領｜｜｜｜**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
令史同上諺云｜｜｜｜｜｜｜｜會稽
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堉土事在可知**列**

植嘉樹憲之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以上顧憲之傳

書裠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裠晝寢獻之見之｜｜｜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以上羊欣傳

賭郡羊玄保善奕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仕宦非唯須才文帝嘗曰人｜｜｜｜｜｜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當得劇棊文帝好與玄保棊常中使至玄保曰令上何以我耶其子戎曰此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玄保常嫌其輕脫

年七歲便入高品吳郡褚脩｜｜｜｜｜｜

熂山封水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保為家利○以上羊玄保傳

採蓴荇蔆供食沈顗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

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遇澣

樵采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以上沈顗傳

衣稱疾江湛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

食嘗為上所召｜｜｜｜｜經日衣成然後起

可與飲牛餓御人求草湛曰｜｜｜○以上江湛傳

風流不墜袁粲見江斅歎曰｜｜｜｜正在江郎

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紀僧真幸于武帝歷軍校謂帝曰臣小人出自

本縣武吏遨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女即

時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謝瀹

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

便命左右曰移我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

｜｜｜｜｜｜｜｜｜○以上江斅傳

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江祿

為武寧郡頗有資産｜｜｜｜｜｜｜｜｜｜｜

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以上江祿

傳

慧眼水　江紑有孝性父蒨患眼紑侍疾期月夜夢一僧云患眼飲｜｜｜必差後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名勑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于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以上江紑傳

癡人自相惜　孝武每酣宴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為歡笑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僧安智深父少無名問○以上江智深傳

華僑　勑江謐寒士誠不得競等｜｜然甚有才幹可選吏部

金梳玉盃　謐出為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上果以金甖盛藥鴆之○以上江謐傳

蒼頭公　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畏之號曰｜｜｜

不如下官耳學　慶之副王玄謨進圍滑臺魏太武大軍南下玄謨退還蕭斌將斬之慶之諫止又制使至不許諸將退斌復問計于慶之慶之曰閫外之

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也

黃頭小兒 元凶弒逆慶之奉孝武即勒內外處分顏竣請待諸鎮唇齒慶之吒顏竣曰今方舉大事而｜｜｜｜｜｜皆參預此禍至矣

餉以玉環刀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率衆討之誕遣容沈道愍齎書說慶之｜｜｜｜｜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

白首之年何為來此 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門施行馬 慶之平誕給卹吏五十人｜｜｜｜

後帝 初慶之常夢引鹵簿入廁中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

金鏤七筯 太子妃上孝武｜｜｜｜｜及杆

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猪鼻無幰車慶之每朝賀常乘||||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慶之好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挿杖而耘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慶之獨與一人在田||||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乃與相對為歡○以上沈慶之傳何乃瘦而狂沈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破面鬼永元中與叔文季俱被名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

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甄投其面曰使爲｜｜｜**下官見龍逢比干欣**

然相對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色孝嗣謂曰見御令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霍光脱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耶○以上沈昭畧傳**我能死**

爾能報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弟文季曰｜｜｜｜｜｜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

糾不醉者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對飲**

竟日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三斗嘗｜｜｜｜而視事不廢**親黨無炊火馬**初慶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仇｜｜｜｜｜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

風采稜岸文季｜｜｜｜｜｜**不識枌榆**於玄圃宴文季數舉酒勸褚彦回彦回謂經爲其郡

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以上沈文季傳

白丁隊主 沈攸之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

以囊盛米繫流槎 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

不犯毫芥 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

形陋之人今如何 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

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 攸之｜｜｜｜｜｜｜｜｜｜｜｜云是宋明帝與已誓約

心有五竅 攸之兵破與第三子文和至華容之鰫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

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徑罰為怨敘犹荐食恨不十既而村人欲取之遂自經村人剖之｜｜｜｜年讀書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殊廢絲竹之聽沈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自云為太山錄事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法朗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聒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〇以上沈攸之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宗慤年少叔父少文問其志慤云｜｜｜｜｜｜｜｜｜唯有被梳枕刷宗慤破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慤一毫不取｜｜｜｜｜｜此外蕭然串啜麤食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後業為慤長史慤待之甚

厚不以昔事為嫌唯著絳衲兩當衫魏兵大合薛安都
○以上宗慤傳瞋目橫矛單騎突
陣四向奮擊魏多縱突騎安都大怒乃脫兜鍪解
所帶鎧｜｜｜｜｜｜｜馬亦去其裝馳入陣咆勃
猛氣｜｜｜｜流血凝肘殺傷甚多鼓繁叫數柳元景曰｜｜
所向無前｜｜｜｜｜｜氣易衰｜
｜力易竭但人生免饑寒幸甚元景少時貧苦當入都
各衛枚疾戰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
羈旅之歎岸側一父老謂元景曰君當大富貴
至三公元景曰｜｜｜｜｜｜豈望富貴種菜以
供家中喫耳元景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
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
｜｜｜｜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門勢子弟柳世隆
耶以錢乞守園人○以上柳元景傳雖｜｜
｜｜獨修惟當大慟以滅之世隆起兵應宋明帝為孔
布衣之業道存所敗道存購之甚急

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

三層艦 平西將軍王回乘泝流而進以討攸之作羌胡伎

借秘閣書 世隆性愛涉獵啟高帝｜｜｜上給二千卷

高齒屐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吾永明九年亡亡後三年黃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

弘眷 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如王

將為爭府 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柳公雙瑣 世隆少立功名晚以譚義自業善彈琴世稱｜｜｜｜為士品第一

馬矟第一清談第二琴第三 世隆嘗自云｜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垂簾鼓琴世隆在朝不干世務丨丨丨丨風韻清遠柳氏二龍

柳淡與兄恱齊名王儉謂人曰丨丨丨丨可謂一日千里恐年少窺人王儉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詰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恱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並有盛才一日見傾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

丨丨丨丨丨解茅土玉環贈之梁武之鎮襄陽惔祖道帝丨丨丨丨丨丨丨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惔丨丨丨丨丨丨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惔欲見伎恒因稷請奏其妻隅慢坐伎然後出惔因留目〇以上柳世隆傳宅南柳郎可為儀表

柳惲與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巧越嵇心妙臻羊體宋時有嵇

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傅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
妙竟陵王子良引為參軍雅被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
有晉太傅謝安鳴琹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
曰卿｜｜｜｜｜｜｜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
今稱奇亦可
追蹤古烈

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惲工篇什為詩云
亭皐木葉下隴首
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
｜｜｜｜｜｜｜｜

擊琹

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
琹坐客過以節扣之
惲驚其哀韻乃製為
雅音後傳｜｜自於此

投壺梟不絕

竟陵王嘗宿晏明
旦將朝見惲｜｜
｜｜｜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
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百疋

摘梅貼烏珠之上

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
乃｜｜｜｜｜｜發必命中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
謂其美｜｜｜｜｜｜○以上柳惲傳

安用

此鬼名耶柳津性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投箸被練韋粲見攻柳仲禮方食||||||馳之沈米於江湘東王遣王琳送米二十萬斛以餽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而退○以上柳津傳柳四郎歌柳敬禮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以上柳敬禮傳筒袖鎧鐵帽御仗有諸葛亮||||||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殷孝祖死將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以上殷孝祖傳大蝦蟇車劉劭西討殷琰作||||戴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以上殷琰傳珊瑚連理樹劉劭為爵林太守致名馬獻|||||上甚悅聚石蓄水彷彿丘中劭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

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以上劉勔傳 金澡罐 武帝嘗至劉悛宅晝臥覺悛自捧｜｜｜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 六世同爨 漢壽人邵榮興｜｜｜｜悛表閤言至夕 兎皮衾 車駕數幸悛宅 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其門閤 闕輿 孔顗鑄錢均貨議三吳國之｜｜ 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於牖中宴樂 蒙山銅一片 悛勸上入蜀鑄錢獻｜｜｜｜ 銅石 又獻｜｜一片 金浴盆 悛在蜀作｜｜｜餘金物稱是○以上劉悛傳 在御坐為李賦 劉孺｜｜｜｜｜｜受詔便成文不加點○以上劉孺傳 食麥粥而已 劉覽丁所生母憂再朞不嘗鹽酪｜｜｜｜ 竊置炭於床下 隆冬止著單衣家人慮不勝喪｜｜｜｜｜｜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嘔血 嗌家

人從兄弟綽為吏部郎頗通賍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以上劉覽傳

内含玉潤外表瀾清劉遵為中庶子卒官皇太子悼惜之與其從兄弟孝儀令曰賢從弟｜｜｜｜｜｜｜｜

琬琰為心玄黃成采同上文史該富｜｜｜｜辭章博贍｜｜｜｜

鷁舟乍動朱鷺徐鳴同上吾昔在漢南連䌁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野多馴翟同上而能使人結去思｜｜｜｜

威鳳一羽同上｜｜｜｜足以驗其五德○以上劉遵傳

扇席溫枕劉苞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

面折其非退稱其美苞性和直與人交｜｜｜｜｜｜｜｜｜○以上劉苞傳

織里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刺謁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織而

居丨丨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速張南周北劉中央永明末都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清辯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雅麗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處二人間也〇以上劉繪傳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劉孝綽七歲能屬文其舅王融深賞異之號曰神童融每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阿士孝綽小字也

嗤鄙其文孝綽自以才優于到洽每於宴坐丨丨丨丨

冷癖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丨丨

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孝綽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此多忤於物

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七十人並

能屬文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近古未之有也三妹並有才學孝綽｜｜一適王叔英一適張嵊一適徐悱｜｜｜｜｜劉三娘悱妻文尤清拔所謂｜｜｜者也悱卒為文祭之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以上劉孝綽傳皮裏晉書劉諒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為｜｜｜｜歎秋望之美諒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于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御言目眇眇以愁余耶○以上劉諒傳三筆六詩劉孝儀工屬文孝綽嘗云｜｜｜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以上劉孝儀傳故宜其早死劉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妳媼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

丨於是恩情即歇病麤中使酒魯爽丨丨丨丨數有過失○以上魯爽傳宗

亦差○以上劉瑱傳

豪薛安都世為河東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丨丨○以上薛安都傳

南史識小録卷五

南史識小録卷六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齊宗室諸王列傳

外朗內潤衡陽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其弟｜｜｜｜皆良璞也

五色餅蕭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餉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區貴人以云云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

悲

巾箱五經鈞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為｜｜｜｜自此始也

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搆山泉殆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珪大美之

風情素韻張融清抗絶俗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〇以上衡陽王道度傳

索香火遙光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乘與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閒言畢帝｜｜｜明日必有所誅

皇太子何用講為蔡仲熊為皇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上以為然乃停講

｜智不及葵遙光生而躄疾性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牋云｜｜｜｜亦以忤旨

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遙光將敗之夕｜｜｜｜｜｜｜｜｜｜｜各共說之咸以為異○以上始安王遙光傳

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遙欣年七歲出齋時有左右小兒善彈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以上曲江公遙欣傳

輕朱被身穎胄起家秘書郎高帝謂其父赤斧曰穎胄｜｜｜｜｜覺其趨進轉美

白楡牛明帝賜穎胄常所乘｜｜

｜欲鑄壞元日上壽銀酒鎗明帝每存儉約｜｜｜｜｜｜｜｜｜｜尚書令王晏等盛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

委任厮小東昏誅戮羣公

丨丨丨丨下方黄鐵長沙寺僧鑄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歴相傳付稱為丨丨丨丨穎胄舉兵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以上蕭穎胄傳正是汝老鼠所為穎達出為豫章内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悦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丨丨丨丨丨丨何忽復勸我酒尖塚梁州有古墓曰丨丨或云張騫墓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蕭欻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以上蕭穎達傳絶服衡陽公諶高祖見族子也

炊飯推以與人初明帝廢立許諶事剋用為揚州及授南徐諶恚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瑇瑁床少帝嘗夜醉乘馬甌筋者○以上衡陽公諶傳向西步廊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鞚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丨丨丨上卧蕭

瘂坦之微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有質錢帖子數百坦之兄翼宗為海陵郡將

發詔收坦之使者并收翼宗檢家赤貧唯｜｜｜｜得｜｜｜還以啟帝原其死○以上臨汝侯坦之傳

白服裙帽見人主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上

與豫章王嶷同生相友睦許依元嘉嶷固辭小眠齋嶷又啟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

｜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㮌柏之華一時新淨取絹一匹橫繫牛角嶷拜陵還過延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放歸其家天網宏罩

唐寓之賊起嶷啟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理不足論藏丁匿口同上｜｜｜｜｜凡諸

條制實長怨府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武帝嘗問臨川王映

居家何事樂陜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以此為樂上大賞

半岳摧峯中河墜月

勑王融為豫章王嶷銘曰｜之｜｜｜｜｜｜帝流涕曰此政吾所欲言也

玉手板

嶷常見形于第後園中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

有碑無文

樂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為嶷建碑與沈約書請為文約答云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名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香淨

嶷妃庾氏當武帝與嶷位官尚輕每公事晚還飢疲妃躬營飲食雖豐儉隨時而｜｜｜適口○以上豫章王嶷傳

年十二和高松賦

子恪｜｜｜從兄子良｜｜｜衛軍王儉見而奇之

煮椒一斛

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人入永福

省令太醫｜｜｜｜并命辦數十具棺 不煩吾復牽率
命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有才學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但退自公無過足矣○以上蕭子恪傳

但舉扇一撝 子顯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而已

促宴 簡文在東宮每引子顯與｜｜

早雁初鶯 子顯自序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

體兼衆製文備多方 同上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賦｜｜｜｜｜｜

虛聲易遠 同上頗為好事所傳故｜｜｜

時才 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餞別並召｜｜賦詩同用十五劇韻

舊手 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以上蕭子顯傳

大語淺言 勑子雲撰郊廟樂詞曰郊廟歌

詞應須典誥||不得雜用子史文章||筆狀字體子雲論書云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洞徹||筆力勁駿子雲書為武帝所重帝嘗論其書曰||||||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嘗與元常並驅尺牘之美遠流海外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東陽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答餉外不書好紙子雲性吝||||||||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以上蕭子雲傳工左右書映||||||左右射風韻韶靡映應接賓客||||○以上臨川王映傳煥煥蕭四繖長沙王晃行四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以馬矟刺道邊枯蘖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

｜｜｜｜｜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纓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以上長沙王晃傳

以指畫空中及畫掌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蕭曄常｜｜｜｜｜｜｜學字遂工篆法

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曄少時無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或言曄有非常之相武帝聞之故無寵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帝不悅

故當小相推讓曄嘗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豫章王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

六箭五破一皮曄於華林園射賭凡｜｜｜｜｜

桐山豫章王于第起土山列植桐竹號為｜｜

栖靈眧景上顧問曄曄曰臣山界不冒｜｜｜｜唯有

牛微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真勞者之歌也

羸不能取路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曄至引見問之畢稱｜｜｜｜上勅車府給副御牛一頭

菘菜鮑魚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而已○以上武陵王曄傳

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鑠性偏詖｜｜｜｜｜｜｜｜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以上桂陽王鑠傳

益州市橋忽生小洲宋泰始中｜｜｜｜｜｜｜｜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

狂華劉亮為益州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以問邵碩碩曰此謂｜｜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

｜｜｜｜｜｜｜甚疾

錞于什邡人段祖以｜｜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以

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龍角**鑑獻ㄧㄧ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以上始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

興王鑑傳

倚井闌為書江夏王鋒母張氏有容蒼梧王欲通之高帝使匿於張氏舍鋒時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帋札乃ㄧㄧㄧㄧㄧ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

不拂窓塵晨興ㄧㄧㄧㄧ先畫塵上學為書

鳳尾諾年五歲高帝使學ㄧㄧㄧ

麒麟賞鳳尾鋒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ㄧㄧㄧㄧㄧ矣

唯得看孝子圖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ㄧㄧㄧㄧ

寶裝琴鋒好琴書嘗覲武帝賜以ㄧㄧㄧ

闍梨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ㄧㄧㄧ亦是柳令之流亞

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行事王文和被徵為益州鋒置酒餞別文和流泪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

絲者也闍黎第一法身第二南郡王昭業亦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曰丨丨丨丨丨丨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非唯七絃而已江祏曰王有才善隱以琴授羊景之羊著名而王晦丨丨丨丨丨遂欲為混沌書眉鋒聞江祏之言歎曰江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躭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以上江夏王鋒傳金蠶銀蠒宜都王鏗鎮姑熟盜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罷又有丨丨丨丨誤排楠瘤屏風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畧先言往行左右丨丨丨丨丨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鏗善射嘗以堋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丨丨丨丨丨丨丨十發十中○以上宜都王鏗傳拳勇秀出垣歷生蔡道貴丨丨丨丨當時以比張遼許褚立

六疾館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以養窮人織孔雀毛為裘文惠太子｜｜｜｜｜｜光采金翠過於雉頭政當掃墓待喪徐文景為文惠太子所暱其父陶仁謂曰終當滅門｜｜｜｜｜｜耳〇以上文惠太子長懋傳虞翻舊床會稽郡閤下有｜｜｜｜子良罷任還乃取歸歲獻扇簟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而已為設瓜飲子良傾意賓容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造經唄新聲子良招致名僧講論佛法｜｜｜｜夢見優鉢曇花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前誦經帝為感｜｜｜｜｜｜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床四角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子良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

||向城門○以上竟陵王子良傳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遥蕭賁能書善畫於扇
上圖山水||||||||||不傳自娛而已○以上巴陵王昭冑傳孫愼金薄裹箭脚
子卿嘗作銀鐙|||||
|○以上廬陵王子卿傳癩如雷子響為都督荊州刺
史直閤將軍董蠻粗
有氣力子響邀與同行蠻曰殿下|||何容得薀藉
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是奇癩
上謂董蠻曰人名蠻復|直是麁疎子響殺長史司馬
|||||乃改名仲舒等上遣羽林三千
檢捕羣小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胡諧之等相聞曰
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以上魚復侯子
響傳阿五鈍安陸王子敬武帝第五子也嘗欲立為太子
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
良久曰||||由此代換之意
乃息○以上安陸王子敬傳竟齋不萎晉安王子懋
母阮淑媛嘗

病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積水漬其
花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
||||七日齋畢華更
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

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 董僧慧|
|||||

亦恐田橫客笑人 陸超之以清靜雅為子懋
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
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以上晉安王子懋傳

盧茹丸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
|以服自銷損猶無益○以上隨郡王子隆傳

燈纘 子罕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
||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以上
南海王
子罕傳

欲移五步亦不得 南海王子罕戍琅琊欲蹔游
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
泣謂母曰兒|||
||||與四何異

求熊白 邵陵王子貞嘗|||廚
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

一挺藕一杯漿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何獨巴東帝問其故答曰夫王無故而一時被囚取｜｜｜｜｜｜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以上巴陵王子倫傳

輒先燒香嗚咽涕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明帝每一行事｜｜｜｜｜｜｜衆以此知其夜當殺戮也○以上臨賀王子嶽傳

玉鳳皇南康王子琳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皇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乃拜為昭華○以上南康王子琳傳

夢金翅鳥搏食小龍初武帝｜｜｜｜｜｜下殿廷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夢方驗○以上南郡王子夏傳

以步障裹之寶元同崔慧景反兵敗奔逃數日乃出東昏召入後堂｜｜｜｜｜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以上

江夏王寶元傳

齊列傳

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足矣

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敬則年長｜｜｜｜｜｜｜｜｜

五色獅子嘗夢騎｜｜｜｜

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嘗與既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

善

拍張敬則｜｜｜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儇捷

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摘去乃脫其處皆

流血敬則惡之請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若負誓還神十牛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

屠肉枅敬則入烏程從市過見｜｜｜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台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

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與王儉並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

臣幾落此奴度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上問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郎令史爾

我宿命應得雨明帝即位拜敬則大司馬雨大洪注文武皆失色一客旁言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作懊儂曲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勑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皷琴｜｜｜吾終不受金甖明帝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密防｜｜｜｜敬則敬則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金甖謂鴆酒也擔簦荷鍤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隨逐之十餘萬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東昏在東宮使人上屋望衆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曰｜｜｜｜｜｜｜汝父子唯應急走耳盖譏檀道濟避魏事也○以上王敬則傳

能蒸陳顯達獻｜｜一盤上以充飯租賧益部山險諸蠻多不賓服顯達遣使責其｜｜精車牛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皆集陳顯達誡其子休尚曰｜陳舍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

須捉此**啟上借枕**顯達侍宴酒後｜｜｜｜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已年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烏布幔**顯達據馬圈城魏孝文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盛顯達數人與擔之出均水口〇以上陳顯達傳**寄馬鐙一隻**敬兒與沈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欵敬兒遣使密覘攸之起兵否攘兵｜敬兒｜｜｜｜敬兒乃為備**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敬兒又｜｜｜｜｜｜｜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非猪即是狗**敬兒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歌之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敬兒初名狗兒其弟名猪兒**我車邊猶少斑蘭物**敬兒既得開府又望斑劍語人曰｜｜｜｜｜｜｜｜｜**舉體熱**敬兒妻尚氏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

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體熱尋得開府今復丨丨丨矣

讓敬兒初徵為護軍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口自為鼓聲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婢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丨丨丨丨丨○以上王敬兒傳頸非復小豎

等所折崔慧景征壽陽軍頓白下帝長圍屏除出城送之裁交數言拜辭而去喜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並千蠟燭為烽火也江夏王寶玄登北顧樓並丨丨丨丨丨丨舉以應崔覺變服

詐為丈夫東陽女子婁逞丨丨丨丨丨丨粗知圍碁解文義徧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為老嫗豈不惜哉○以上崔慧景傳

五擲皆盧晉安王子勛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李安人丨丨丨丨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以上李安人傳　口銜三頭　戴僧靜禦魏軍單刀直入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拍浮而還○以上戴僧靜傳　寫形貼著床壁　桓康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于寺中病瘧者｜｜｜｜｜｜無不立愈○以上桓康傳　厚輪大郭　曹武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以上曹武傳　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　周盤龍拒魏軍大破之上喜｜｜｜｜｜｜｜｜｜杜氏敕曰餉周公阿杜　衡門蓬戶不朱斯白　王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堊素世子則門施丹赭　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　盤龍子奉叔單馬陷魏陣俄而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匕筋馳馬奮矟直奔魏陣｜

｜｜｜｜｜｜｜｜｜｜魏軍大敗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盤龍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周郎刀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每語人曰｜｜｜不識君當就刀頭取辦奉叔當就帝求千戶侯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耳〇以上周盤龍傳卿不賞才乃至此耶王廣之為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敵勔幢主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果拔合肥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殺壯士亦無以平賊｜｜｜｜｜｜｜｜〇以上王廣之傳奉明鏡獻誠梁武起兵王珍國密遣郗纂｜｜｜｜｜帝斷金以報之

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對曰黄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以上王珍國傳

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張齊||||||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縁路聚糧種蔬菜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行者皆取給焉○以上張齊傳

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高帝故吏竺景秀有過繫郡帝謂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不答云數往候之云若許其自新必||||||

凡六嘔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荀伯玉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翅皆舒還復斂

白服乘畫舴艋武帝在東宮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拜陵還景真||||||坐胡床觀者以為太子

千物萬令不

如荀公一命伯玉權動朝右每暫出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至下鼓尚未得前及弔而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復言外論云｜｜｜｜｜｜｜｜｜○以上荀伯玉傳

此味故為南北所推 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思祖所解

蓴羹故應還沈 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曰｜｜｜｜｜｜

碧綃蚊幬 祖思陳政事啓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三齊袥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體唐成儉踵虞為樸 同上伏惟陛下｜｜｜｜｜｜｜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

瓊簪玉笏 同上｜｜｜｜｜碎以為塵

珍裘綉服焚之若艸紫車蓬館同上宜察朝士有｜｜｜｜高以殊等馳禽荒色同上｜｜｜｜長違清綸調風變俗同上則｜｜｜｜不俟終日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崔景真為昌平太守有惠政｜｜｜｜｜｜｜｜｜纓鬚繩崔文仲嘗獻高祖｜｜｜一枚○以上崔祖思傳悵泗蘇侃塞客吟幹精潭而｜｜｜柚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同上靚霧同上恬源｜｜｜龍首暉霞○以上蘇侃傳麥餅虞悰性孝父亡及終喪日唯食｜｜二枚黃頷臛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疏有｜｜｜恨無之醒酒鯖鮓方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大宮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一｜而已○以上

虞悰傳

遂使宫人頓成傒語　胡諧之南昌人為給事中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宫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音語已正未諧之荅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正音｜｜｜｜帝大笑遍向朝臣說之

馬非狗子　諧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

臣所居

廉讓之間　范栢年因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否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

著巳三十年

曰｜｜｜｜｜｜○以上胡諧之傳

虞玩之當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蔞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貧士竟不易辦高帝咨嗟賜以新屐玩之不受

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玩之於但著箸欹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

至死煩人　王僉言論不相饒僉恨之後孔琯就王僉求會稽五官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御鄉俗惡虞玩之｜｜｜○以上虞玩之傳

親賣皂莢掃帚　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鄉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遂賜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後開小店使王氏｜｜｜｜｜以辱之○以上劉休傳

豈可專據小王　王僉荅陸澄書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謂王弼也

隸事　王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去

服匿　竟陵王子良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罌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

書

厨陸澄當世稱為碩儒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丨丨也○以上陸澄傳

英英門戶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馬顧琛一公兩掾丨丨丨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

江東裴樂張緒稱陸慧曉曰丨丨丨也

暑月亦有霜氣何點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丨丨丨丨

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楊柳二株何點嘆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劉璡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命駕往酌而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烏熊癡如熊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竟陵王子良曰丨丨丨丨

三陸慧曉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丨丨○以上陸慧

曉傳於宅内起兩茅屋陸倕｜｜｜｜｜｜｜｜杜絶往來晝夜讀書○以上陸倕傳永明體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宮商頓殊不可增減世呼為｜｜｜天懸壤隔陸厥與沈約書一人之思遲速｜｜一家之文工拙｜｜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沈約荅陸厥書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尚有一片是衛文之服同上士衡雖云煥若爛錦｜｜｜｜｜｜｜｜｜｜｜｜｜｜禄簌似隊父唐突人王斌初為道人於瓦棺寺聽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

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〇以上陸厥傳

三升粟漿 陸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時冬月日又昏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

人無横死 襄為鄱陽内史適郡人鮮于琛為亂鄱郡索其黨與因求貨賂皆不得其實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賴陸君

讐共車 又有彭李二家憤爭互相誣告襄引納内室和言解喻之二人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〇以上陸襄傳

武冠觸燭火 陸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坐｜｜｜｜帝笑謂曰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鯿魚舟 時天泉池新製｜｜｜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唯引劉之遴到溉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〇以上陸雲公傳

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

之曰誰謂庾郎貧｜｜｜｜｜｜

蓮花池 杲之為王儉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

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杲之嘗兼侍中常侍柳世隆在御坐曰庾杲之｜｜｜｜｜｜｜｜陛下故當與其卽眞

家題門帖賣宅 杲之嘗兼主客卽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以上庾杲之傳

置圍棊州邑 明帝好圍棊｜｜｜｜｜○以上王諶傳

五花簟白團扇 王儉嘗使賓容隸事多者賞之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御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奥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也

金天頌｜永明八年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王融上｜｜｜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悦○以上王摛傳

天閣寶秘何憲該通羣籍｜｜｜｜人間散逸無遺漏焉

好典故學孔逷｜｜｜｜與王儉至交○以上何憲傳

贈君古人之服高帝以白羽扇素隱几賜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

門庭之中草萊不翦孔珪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

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何必效蕃

我聽鼓吹嘗不及此王晏嘗鳴鼓吹候珪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以上孔珪傳

推懷投款高帝曰吾布衣時劉懷珍便｜｜｜｜｜｜○以上劉懷珍傳

藥似竹根葉似鳧茈劉靈哲母病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與

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閒得之如言而愈｜｜｜｜於齋前種｜｜｜｜○以上劉靈哲傳

常燎麻炬劉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

文藻秀出峻博極羣書｜｜｜

山栖志峻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其文甚美

策錦被事武帝每引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

忌妻悍室峻自叙敬通有｜｜至于身操井臼余有｜｜亦令家道轗軻

芝殘蕙焚同上敬通雖｜｜｜｜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聲塵寂寞同上余｜｜｜｜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以上劉峻傳

雙白鶴循翔廬側劉霽廬墓哀慟過禮｜｜｜｜｜｜○以上

劉傳齋長尺二寸沈約問劉杳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事何出杳曰仲師｜｜｜｜唯出衡論格酒杳在任昉坐有人餉｜｜而作搌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千里酒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記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㮂里○以上劉杳傳以山水書籍相娛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訂並隱居求志遨游林澤｜｜｜｜｜｜而已幽遐歊性好山水登危履險必盡｜｜豈可常有愧乎歊常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吾固無以報人｜｜｜｜｜以孔釋為師歊革命論余｜｜｜｜頗深割無益之悲歊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齋杳曰兩兄祿仕足申供養｜｜｜｜｜｜一

蘆蔽藉下一枚覆上 王敬肩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以上劉歊傳

挂檄於樹 張稷辟劉訏為主簿訏乃｜｜｜｜而逃

鹿牀 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常見也

天半朱霞 孝標常稱訏超超越俗如｜｜｜｜｜稱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絺纊

縠皮巾 訏常著｜｜｜納衣每游山澤輒留連忘反神理閑止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皆謂神人

氊絮 隆冬之月或無｜｜訏處之宴然人不覺其飢寒也○以上劉訏傳

續命田 劉善明於元嘉末遇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開倉以濟鄉里百姓呼其家田為｜｜｜

此巳籠之鳥 善明為齊高帝策沈攸之曰｜｜｜｜｜耳

茅齋斧木而巳 善明所居｜｜｜｜｜｜牀榻几案不加劃削

方寸亂矣豈暇

為廉 善明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及累為州郡頗黷貨財崔思祖怪而問之答云管子云鮑子知我因流涕曰｜｜｜｜｜｜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先是魏尅青州善明母在焉被移置代郡故也○以上劉善明傳

充秀 劉瓛舉秀才王元會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州閭可謂得人

蓬室一間 瓛兄弟三人共處｜｜｜｜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

政在孝經 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問以為政之道答曰｜｜｜｜｜｜帝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瓛與張融王思遠書風嬰貧困加以疎懶｜｜｜｜｜｜

申白鄒枚 同上有追｜而入楚羨｜｜而游梁者

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嚴明謂親戚曰｜｜｜｜｜｜｜｜｜阿稱瓛小名也

穿壁挂履 瓛妻王氏｜｜｜｜土落瓛母

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以上劉瓛傳

自割鵝炙 劉璡為武陵王曄參軍曄與僚佐飲丨丨丨丨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

解裳自隅 璡與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艷璡曰斯豈士君子所正言乎非吾友也于是丨丨丨丨

向東帶未竟 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丨丨丨丨○以上劉璡傳

十對其九 沈約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受策雖然聊識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媿不知也

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 波斯獻生獅子帝問有何顏色顯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與上人 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丨丨丨丨帝因忌其能出之○以上劉顯傳

竹根如意筍籜冠 高帝謂明僧紹弟慶

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遐路絶風雲通仍賜｜｜｜｜｜｜○以上明僧紹傳

談書不輟何堪官邪 江祏薦明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闕山賓｜｜｜｜｜｜｜｜

激薄停澆 山賓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矣○以上明山賓傳

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 袁彖贈庾易以｜｜｜｜｜｜｜｜｜｜｜并贈詩

連理几竹翅書格 易以｜｜｜｜｜｜｜報之○以上庾易傳

髙齋學士 庾肩吾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

胸馳意斷 簡文與湘東論文書故｜｜｜｜之侶

玉徽金銑 同上｜｜

丨丨反為拙目所嗤巧心妍手同上有異丨丨終媿丨丨翠履同上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郢

邦而知退章甫丨丨之人望閩鄉而嘆息驅染搖襞同上徒以烟墨不言受其丨丨紙札無情任其

丨丨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同上文章未墜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弟而誰朱白既

定雌黃有別同上丨丨丨丨丨丨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以上庾肩吾傳鹿皮

袷劉虬常服丨丨丨斷穀餌朮及胡麻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虬病正晝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以上劉虬傳水鏡所宜甄擢吏部尚書王瞻嘗候

任昉遇劉之遴在坐昉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丨丨丨丨丨荆南秀氣果有異才

張稷初除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丨丨丨丨丨丨榮養之遴除南郡太

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之理

折臂太守 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即在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右臂偏直不得屈申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梁妙士 之遴子三達能清言及屬文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以旌之○以上劉之遴傳

大南郡小南郡 劉之亨與兄之遴俱為南郡太守時人稱為｜｜｜｜｜○以上劉之亨傳

南史識小錄卷六